



隋書卷七十八

立唐特進

尚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斛斯政

趙元淑
劉元進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

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
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
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
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
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
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
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
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
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
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

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
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
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
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
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
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
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

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溼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旋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

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漚澗挑戰玄感僞北

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

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
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
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
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
立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
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
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
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
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
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

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
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
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閩鄉上繫豆布陣亘五十里與
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
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
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
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
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鬻而焚之
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

瑤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
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
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
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
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德至玄感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
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
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
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

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
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
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
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
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
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
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
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
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
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

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
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
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
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
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
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
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
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
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
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
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迨同晉王伐陳先
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
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宕不事生產家徒壁立後
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
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
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
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
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
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

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

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

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

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斃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

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三丈得一石

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旣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

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
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
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
養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
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
史記漢書勵精志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
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
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
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
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

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
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
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
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
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
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
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
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
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
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

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
常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
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
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
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
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
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
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
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
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

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
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
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
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
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
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
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
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
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
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閩鄉追

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
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
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
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
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
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
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
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
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
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

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
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
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
聽良多感慷慨獨霑霑霑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
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
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
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
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
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
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

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
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
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
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
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
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
旣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
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
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

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
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
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
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
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
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
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
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
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
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

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

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强方更長驅嶠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

尚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

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歛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

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

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揚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常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

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
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
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
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
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
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
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
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
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
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

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
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
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
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
以徹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
東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
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
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趨魏縣其將陳智略張
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

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
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
於東郡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
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
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旣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
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
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
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
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
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與洛倉元真起

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
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
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
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邛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
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
孫長樂程儼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
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頌爲其部
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
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

隋書卷之十 列傳 九
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

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

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
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
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
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
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
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
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
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
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
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

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
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
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
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
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
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
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
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
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

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
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
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
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
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高祖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
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
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
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
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

日不暇給委心膺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
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
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
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崑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
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
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
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
踰碣石壅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
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
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

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鞶鞶軒
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
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
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悞受顯誅竭
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
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
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
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
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
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

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
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
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
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豐起舟中思早告而莫
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
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
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
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
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
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

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阨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

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場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吳廣

吳廣

下

如

林

謝

隋書卷七十考證

隋書卷七十考證
學官特命重進
臣
魏
徵
上
三
漢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
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
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
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
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

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
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
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
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
豈獨聞彼伯夷慍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
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
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
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迴

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
丞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
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
同封濮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
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
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
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
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
信襲其官爵

皇甫皇甫誕

陶模

敬釗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

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

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
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
爲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
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
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之榮收更豐城副長遊一赴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
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
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

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
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
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
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
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
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
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
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
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

劉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
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
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
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
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
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與文游元勳帝嘉之拜開封對大興令勳之勳之又出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
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

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
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
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
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
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
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
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
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
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

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
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
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
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
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
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
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帝命示慰其慰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
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

馮慈明

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
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
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
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
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
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
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
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漣洛追兵擊密至鄆
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

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

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寇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

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

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

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晚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未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

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爲益楊善會古嫂百人忍辭之書背京鼓其對如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毘陵太守善

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

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

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
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
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
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
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
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
請又知終不爲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
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

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
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
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
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
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
國公諡曰武節帝卽署文楷爲內史令開州刺史同三
甫兼元文都善同爲東階留守又帝卽文楷與善戰善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
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
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

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
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
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
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
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
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
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
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
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

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
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
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
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
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
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
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
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
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
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

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莫不聞然出至與婦門式公式
 懽特盧楚以出文懽懽隨國口引今隋守劉不亦當又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
 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
 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
 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
 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勦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
 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
 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
 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
 學頗解屬文性剛褻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
 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
 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
 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由河間
 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
 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

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替報替者自以本生非
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
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
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
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
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旣
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
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替未有變隔以親繼
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
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

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
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
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
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
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
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慈漢末
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慈於內國更娶生子昌
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
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
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

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
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
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
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
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
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
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
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
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
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

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
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
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
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
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
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
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
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
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

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
 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
 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
 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
 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
 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
 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
 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
 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
 翊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

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
 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
 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
 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
 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
 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
 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
 年七十餘

素素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詢

軍風突賊吐蕃兵於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
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
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
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
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
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
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
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
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

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
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
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
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
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
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
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
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
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

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
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
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
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
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
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金紫光輝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
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
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

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
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
人以為孝感之應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
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賊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
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
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
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
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
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

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
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
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
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
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
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
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
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
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

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
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
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
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
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
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
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
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
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

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
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
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上洛令
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爲
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
死國難論者賢之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
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
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
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邂逅

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
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
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
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
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
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部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
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
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
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

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
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
興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于社稷力
無救于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
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
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隋書卷七十一今官軍大將軍
黑皇曰夫如阿奴姓魏買夏斷良文也言未卒如日神
辭與不與無要如以日榮僧日臣之而去燭華交下贊
隋書卷七十一今官軍大將軍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楊善會傳用爲貝州刺史。○監本貝訛具臣映斗按地

理志無貝州而清河郡注後周置貝州時建德政陷
清河故欲用善會爲貝州刺史也

史臣贊所以爲難矣楊諒立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
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
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
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
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
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

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矣字已
下二百三十字監本闕從宋本補其甚矣之封其三
視邇人不道與甘然節之精以忠貞之積雖也
然能善矣
歟皇甫
史臣贊
尚
聖志無
善會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唐進臣魏徵上

其列傳第三十七

魏徵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四術而百善
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
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

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

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浹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

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
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
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迴將爲亂彥
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
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
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
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
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
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
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
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
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
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
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
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三百匹米百
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
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字道贖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环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欵請終喪

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瘡巨

豐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蹇克彰及邁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醑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

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

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歔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將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

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某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頌

真而紐回人具共葬之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申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爲累德里

歐巢隸人以爲葬所之勳州縣士其導土數

碑謝劉士雋

大京文小人也家口族郭子業共居大不

劉士雋彭城人也性至孝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閭閻不悲顰眉者數異

風然郎方貴

士爲辭益公不不餘繁報善單歸而曰定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歐擊舩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

軍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
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出坐當道只策一人
雙貴翟普林向車禍墮人避天守車香持救之緝官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
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
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
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
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
焉有一鵲巢其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
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其慈香嫂矣

合肅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
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
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
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
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
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
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
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
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

盧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
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
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
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
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
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
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
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
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
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謝普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
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
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
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
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
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
俱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
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乾隆四年校刊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贖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德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會隴州刺史蓋墓非夫去之至後亦無所存

命醫林華灼之輩河東人其法以藥水與字如去爛腫

漸斂之對遂益其功其法以藥水與字如去爛腫

映之矣其法以藥水與字如去爛腫

而教不負其責其法以藥水與字如去爛腫

之辭受其罪之平而後其法以藥水與字如去爛腫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唐 特 進 吏 夫 臣 之 魏 徵 徵 徵 徵 徵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

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

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

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

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

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于祀聲芳不

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
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
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
不尙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
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
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
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卽時升
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致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
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
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

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
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
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
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三州刺史
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
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
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
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

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
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
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
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頗蒙慰諭後轉小
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
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
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
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
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
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

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
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
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
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
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
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
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谷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
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
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餽臣

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

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卽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

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
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
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
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
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
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鬣
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

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
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
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
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
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
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
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
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迴之亂
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迴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

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
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
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
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
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
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所
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
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
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頰楊素亦禮遇之叔
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

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
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
之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志莫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
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
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
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
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
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

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碭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尙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尙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

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

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寃之陳史以恭懿買牛
河上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

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已者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

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

乾隆四年校刊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

九

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

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

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
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
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
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
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
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
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
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崩就
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
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

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
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
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
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
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
十二子融

柳儉

郭絢

敬肅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
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
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

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

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尙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尙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尙

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
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
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
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
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
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
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
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
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
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
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
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
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
八十
劉曠善文爲天下第一尚書式勳良高則言其狀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
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

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頽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尙書左僕射高頽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由景波濟之人平賊氣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

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入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

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
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
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
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
士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
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
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
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

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
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
三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
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
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
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
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
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
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
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

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
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
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
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
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
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
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
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
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

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
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
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
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
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
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
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
末長吏多賊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
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
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
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
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
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
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
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
帝心追既往之一旨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
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隋書卷七十三

02



5